

“重走长征路”是最好的红色教育

王孟伟

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文艺鼓动的重要性

军团长进行了出发前的动员讲话,随后下达了出发的命令。三个连排一纵队出发,我们三连殿后。过了一个缓坡之后就要翻越一座大山。大家兴致勃勃地出发了,边走边照相,边走边摆拍,斗志昂扬,热情高涨。我从连队前头数到后头,三连共20人,在整个队伍的后面。我也趁着坡度较缓,走在队伍的后面,赶紧拿出行军包中的干粮吃了起来,以补充营养,一会更好赶路。

可没走十分钟,就感觉吃紧起来。抬头一看,一座陡峭的大山挺拔在我们面前。好家伙,一出发就来了个下马威!快看队伍怎么样?于是赶紧系好包,向队伍前边跑去。这一跑,把包里的一瓶水抛了出去,被战友捡起了。我也顾不了许多,一口气跑在了我们队伍前面,跟着队旗前进。心想,我们三连绝不会掉队,绝不会落后!

大家都在气喘吁吁地爬坡。汗珠下来了,背心湿了,交谈议论少了。除了随团的记者在拍摄,其他摆拍照相的也少了,都在向山顶进发。“有人晕倒了!”突然,前面队伍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团卫生员见状,立刻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随队行军的救护队立刻把该同志抬了下去。队伍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继续前进。

60人的队伍100多米长,大家汗流浃背地往上爬。突然,隐隐约约听到山顶传来的歌声,同志们也都加快了行军的脚步。原来是组织方准备好的重走长征路文艺宣传队的同志们在此迎候着我们,鼓舞重走长征路的同志们坚定信念,继续往前走。“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一曲曲《北京的金山上》《长征组歌》唱得人心热乎乎的,眼睛也热乎乎的。

宣传动员的力量就是不一样,好像一辆发动机,给我们增添了无限动力。刚才的疲劳早已被抛在九霄云外,打起背包继续出发!下一个任务是比赛连队口号和唱连歌!

团结就是力量

边行军,边和战友们讨论着朗朗上口、鼓舞人心的口号。我们连队宣传干事侯波主席建言:“三连三连,永远向前”,朗读两遍后瞬间被战友们接受。长征就要永远向前,符合我们连队的个性。关于唱什么连歌,大家纷纷献

策。有人说唱《打靶归来》,有人说唱《东方红》,有人说唱《解放军的天是明明的天》,有人说唱《团结就是力量》……大家边行军边商量,可是一直没有定下来。

在翻越了一座山之后,教官决定就地休息,并宣布十分钟后三个连队比赛,决出最佳口号和最佳连歌。我们顿时紧张起来,赶快商量着将连歌定下来。大家在《打靶归来》和《团结就是力量》两首歌之间进行选择。大家倾向于《打靶归来》,说歌词熟,便于记忆。可是这时,忽然听到二连那边抢先唱起了《打靶归来》,大家马上改口说唱《团结就是力量》。全体连唱两遍后,觉得这首歌整体流畅,于是当即邀请连队一名战士领唱。

随后,教官要求我们三个连的连长通过“石头、剪刀、布”的游戏来决定哪一个连先来展示。最后决定我们三连先来展示。

于是,我们整装、下口令,整齐划一、气壮山河的口号从心底喷涌而出,“三连三连,永远向前”“三连三连,永远向前”的回声震山河!随后,我们连展示队歌,“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洪亮的歌声从大家的肺腑发出,让人不由得预感到接下来的行程会更加艰难!

三个连都唱完之后,大家举手表决。哪一个连队得票多,哪个连队的口号和队歌就是第一名。最后,我们三连的连队口号和连歌都荣获第一名。听到这个好消息后,大家顿时欢呼雀跃,掌声雷动!军团长向我们颁发了“新长征突击手”的奖牌。

奖牌在手,责任在肩。教官随即下达了出发命令。接下来的行程,最艰巨,最远,而且烈日照射最强。三连殿后变先锋,带领大家一路向前。我跑步向前,带领我们三连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继续向高处、向远处攀登。

一路上,我们三连的战友们兴致很高,边行军边欣赏沿途的风光。大家有的摘来路边的小野果,准备解馋;有的打野杏,和大家分享。我们望着跟在身后的长长的队伍,心中窃喜,觉得先锋就是不一样!

但先锋的快乐是短暂的,艰苦的行程还在继续。时间已过11点,烈日当头,但路程远远没有过半。

这时候,军团长下达指令了:路程走到五分之二的时候,休整20分钟。

大家越走越累,汗流浃背;大家越走越远,个个汗如雨下,裤腿上的泥浆和汗水混在了一起。我从排头跑到队尾,看看同志们的状况。这时,有的同志相互鼓励说“快了,一会就能休息”;有的口渴了,别的同志马上问需不需要矿泉水;有的同志慢了几步,别的同志马上掏出行军包中的鸡蛋递了过来;有的同志相互搀扶一把,但大家没有一个喊累。作为连长的我也是嗓子眼直冒火,但包里只有一瓶水了,舍不得喝啊!

走在一片小树林中,军团长终于下达了休息的命令。三个连的同志们以土地为凳,以树为墙,不管三七二十一,赶紧休息。同志们有坐的,有躺的,有靠的,有补充能量的。我也狠下心把包里仅剩的一瓶水拿出来,咕咚咕咚,一瓶水两口就喝完了,但远没有解渴。这时我才意识到水的珍贵,后悔自己没有多背几瓶水上山。这个时候,身边的战友递过来一瓶水,我倒了半瓶,把剩余的半瓶还给战友。这时,我们连队的一名同志拿出自己带来的一包



出发前的誓师

鸡蛋和大家分享,分享之后还剩几个鸡蛋,大家建议赠送给二连的同志们。

大家在嬉笑欢愉中尽情享受战友友情。忽然,远处跑过来一只羊鹿子,大家一片惊呼,并开玩笑说:“快跑,快跑,跑在前面有肉吃。”

坚定的信念

时间已过晌午,尚有五分之三的路程要走。这时大家才意识到为啥早上七点半就出发。我们三个连队顶着烈日继续赶路。忽然,藏在我们连队中的红色企业家——王军功老总边走边宣传:“快行军,前边有西瓜吃!”这消息好有诱惑力。其实到底有没有,我心里也没底。但还是对大家说:“同志们,快行军,目的地快到了,前面有同志等着我们,前边有西瓜。”听到这一消息,大家加快了行军的脚步。我故意走在我们连队的最后。二连的同志们上来了,我边走边鼓励他们:“前面有西瓜,大家快走。”二连的同志们上来了,我也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们。

听到这话,大家行军的速度好像真的快了!我顿时觉得,这和当年中央红军在哈达铺号召大家“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何其相似!

这时,我才发现随团宣传队和随团收容队的同志们艰难地走在队伍的后面,宣传干事手提摄像机,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照常行军的身影让人心疼。我赶紧对他说:“来,我给你扛一会。”宣传干事连忙摆手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我才想起宣传干事跑前跑后忙着为大家做宣传,自己的体力却严重透支,就赶紧让大家为他让出一条路来。殿后收容队的同志们边走边捡地上的垃圾,捡了一大包。他们宁可负重前行,也要把垃圾丢在收容点,他们的举动让人顿生敬意!

尽管大家精疲力尽,但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信念,大家都在坚强前行!随后在穿越封锁线、构筑工事、过独木桥、翻越障碍板等活动中,各个连都争先恐后,在投掷手雷等环节,三个连更是相互鼓励。一连的两位女同志投

中目标,二连无人投中目标,我们三连再次大获全胜,两位女同志和三位男同志投中目标,共五位同志被评为“投弹能手”。军团长给我们连授了牌,表扬了我们!

“同志们,这架山下去,目的地就到了!”不知谁喊了一声,一下子提振了大家的精神。我们三连继续享受着先锋的待遇,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边走边和王总交流着这次行军的感受和收获,不知不觉就到了这次重走长征路的终点——九牛塔!

“三军”过后尽开颜

“果真西瓜!果真西瓜!西瓜就在眼前!”三连的同志们大踏步走上前,与前来欢迎的同志们握手拥抱!此情此景,与当年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的会师何其相似!英雄的三连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尽情品尝着西瓜的甘甜!

随后,甘泉的左“司令”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会师饅饅,犒劳大家。有肉的,有豆腐的,大家开怀饱餐,笑逐颜开!六块西瓜、三块玉米、一碗绿豆汤,一大碗饅饅吃得连长肚儿圆!

一天的行程下来,虽说腰酸乏力,但吃了迄今为止天下最甜的西瓜和最香的饭菜!真是酸中有甜,苦中有乐!重走长征路,我们仅仅走了15里多一点,就有这么刻骨铭心的感受!

晚上回家,我将沉甸甸的“新长征突击手”的奖牌神圣地挂在客厅的墙上。儿子问那是什么?我取下奖牌,给儿子挂在脖子上,娓娓道来……

当年长征,英勇的红军们走的可是二万五千里啊,平均每天都要走近七十里的路程!我们走的这点路算什么?草根树皮,生存考验才是真考验;前堵后追,生命考验才是真考验;天上飞机炸,地上大炮轰,每天都在生死边缘挣扎才是真考验!先辈们要克服多大的困难,要有多大的意志,要有多么坚定的信念才能胜利走到陕北啊!

英雄,无言!长征,丰碑!

追寻红色印记

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我而言,没有体验,就没有发言权。我个人认为,重走长征路是最好的红色教育,远胜于看一看、听一听。不信,你走完一天再和我来辩!

以前看中央电视台《长征》连续剧时,一旦听到《十送红军》这支曲子,就不忍听下去。因为众所周知,长征之路是生存之路,是血泪之路,是悲壮之路。

红色旅游兴起以来,一些地方在开发、在组织重走长征路活动。我一直不敢接近它,不敢靠近它。认为这段历史不能重复,不能复制。我市甘泉县前几年创新开发了一段重走长征路,在主席当年走过的路上开辟了两段。县委一把手带领班子成员重走长征路后,四面八方掀起了重走长征路的热潮。我心想,不知道重走长征路是什么感受。

在党的101岁生日之际,有幸参加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织的“庆七一——重走长征路”主题党日,实地体验后深受教育,特与各位分享自己的感受。

出征

我们早晨七点半在新区出发的时候,还有人说话这么早?一路驱车到达甘泉县石门镇圪岬村的时候,大概是上午九点多。甘泉县委常委党校的同志给大家每人发了一顶帽子和一个行军包,大家兴致勃勃地翻点包里的东西——一瓶矿泉水、一个煮鸡蛋、一个桃子、两袋豆腐干、一张毛巾。我又往包里塞了一瓶矿泉水。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包的重要性。

随后,教官把整好的队伍打乱重新分组,我们共60名同志分了三个连,我被分在三连,大家推举我当连长。

教官介绍,今天走的这段路就是当年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在下寺湾会议后兵分两路,一路奔赴瓦窑堡,另一路由主席率领奔赴前线和十五军团汇合时走的路,截取了一段,全程6.8公里(圪岬村至九牛塔段)。途中开展喜迎红军、红歌学唱、穿越封锁线、构筑工事、过独木桥、翻越障碍板、投掷手雷等活动。军团长将三连的旗帜和连长的袖标授予我,使我顿时感到



“长征”路上的文艺宣传队

弹起个三弦定了音

傅鹏飞

随着老一代说书艺人的离世,诸多历史文化记忆正在消失。新时期,社会在转型,乡村人文环境在转变,说书人生存的状态面临着危机,新生的说书人老生常谈,无书可说,缺乏内容上的突破与创新,需要一代新人的崛起与续写。

说书,一门古老的民间文艺形式,流入百姓心田的大餐,到如今,如何焕发昔日的辉煌?路在何方?

三弦,荡起了高原之风;
三弦,传承了历史记忆;
三弦,传播了百姓好恶爱憎。

——题记

一门盲人的艺术

茫茫人海,总会出现一些特殊群体。他们身残志不残,在陕北文化的滋养下,荡起缕缕和煦之风传送到高原大地的各个角落。这便是民间的说书艺人。

“弹起个三弦定了音,各位乡亲都坐了稳。今天我不把别的说,单把xxx来一宗……”

这几乎是每一位说书人的开场白。此语一出,说书人抖擞精神进入了状态;听书人双肩一抖,两耳一竖,眼睛一亮,也进入了状态。一场说书又开始了。

书场随遇而安,多数在炕头、院落、村头、集市、庙会。

说书艺人多为盲人、半盲人或个别非盲人。

古老的说书为一人坐唱,怀抱三弦,腿系甩板,手绑蚂蚱,桌前置小镲、醒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后,在韩起祥、张俊功两位老先生的带动和引领下,说书这门古老的艺术发生了质的飞跃,出现了分工协作的两人、多人坐

唱,在说唱的形式上、内容上、配乐与配器上发生了人性化的变化,更为百姓接受和喜爱。

听书人远邻近舍,或是合家而出的男女老少,以说书人为中心,大多数促膝而坐。

书场上时而“冰泉冷涩弦凝绝”;时而“铁骑突出刀枪鸣”;时而欢歌笑语,掌声雷动;时而气氛凝重,鸦雀无声。

说书人道述古往今来的故事,古籍典故无所不及,更多的则是祖祖辈辈以“口授”为主的人文历史,与发生在身边的、当代的民间故事。说书内容丰富,寓教于乐,整风于民;语言是地地道道的方言,通俗易懂;音乐是地地道道的民间音乐,便于传播。

一门勾起百姓生活的艺术

在这块厚实的土地上,说书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直被百姓喜爱、传承。

追根究底:一者,耳闻目睹至小熏陶,说书是民间文化娱乐的家常便饭。

一者,说书人往往因自身的残疾饱览人间苦乐,如同一部饱经沧桑的历史教科书。一位好的说书艺人博古通今。他们上通天文,下晓地理,求神问卜、算命打卦样样都会,最为贴近百姓,倍受爱戴。说书人今天翻过这山,明天越那沟,后天走那川,一路行走,一路领略,一路思索,见多识广。兼之于艺术手法上的加工,说昨天,道今天,评明天,对那人那事,褒贬有加。说书内容来源于历史,源于民间,还原于民间,满足不同层面的人群。

一者,音乐悠扬、明快,有平、有疾,“九腔十八调”,有阅尽人间唱腔之势,与百姓生活中的信天游、小调、民歌韵律为一体,与高原人的精神气韵默契,与这块土地的气魄和谐。

一者,语言诙谐风趣,是久远历史老人的语言,也是今人的语言。“陕北人说是古代

话”,无不与说书有关。说书人的一句词,往往瞬间传遍百里迢迢。

一者,陕北交通落后,文化信息闭塞,说书人是文化使者。

一者,说书人是弱势群体,百姓共同怜悯。即使没有手艺,按照陕北人的行为习惯也不会受到冷落。

说书,古朴深邃,悠然深厚,特色鲜明,群众基础厚实,尽展高原风采!

说书人的三弦,荡起了高原之风,传承了历史记忆,传播了百姓好恶爱憎。

我们说,人类的历史记忆,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一者为统治者的文献记载,往往带有执政者的情感意志,浓烈的政治色彩,缺憾遗漏,自然之理。一者口头传承,即口头历史。虽口头历史有传承者有意无意之误差与演义,却正是历史的补记,有些正是统治者不愿意记载的史实。一些史实在当时看来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在今天看来尤为珍贵。

因此,说书是历史记忆,是野史传说的延续,为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北说书,独一无二,为真正意义上的“土著”文化。

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

陕北还有“说古朝”的民间文化记忆方式。说古朝,没有音乐成分,只是一人坐说。坐说的人多是一些饱经沧桑、上年纪的长者。说书人绘声绘色,口若悬河,往往通宵达旦;听书人也是如醉如痴,而后又给予传播。

依我之见,说书完全可能是“说古朝”基础上的提升与演变。

对于陕北说书的历史渊源,大家普遍认可韩起祥先生的“三皇”故事。即:相传,大约在奴隶社会时期,陕北一个老汉生了三个儿子,都给奴隶主当奴隶。大儿子大黄,叫奴隶

主把手刺了;二儿子二黄的一条腿被奴隶主打坏了;三儿子三黄的眼睛被奴隶主的太太用锥子扎瞎了。无情的奴隶主还赶走了兄弟三人。三兄弟互为一体地过着一种讨乞要饭生活。

有一天,大黄拾了两片烂木板,边走边打,挨家挨户说些吉利话,能吃一些剩饭,较以前光喊叫好多了。到了晚上,有一家人吃羊肉,他们要来了羊肠子,晒干,绷在木板上。二黄路过深山,见了一个死蝎子,就把蝎子的尾巴用麻草绳连接在木板上,就做好了今天的琵琶。二黄一闻琵琶好,又捡到两根小木条叫梆子。弟兄三人从此边唱边打边说边讨饭,比以前又强多了。后来,老大老二过了山西,三黄流浪后娶媳妇生了五子,他把弹琵琶的技巧教于儿子。老大成家后,收了三十六个弟子,将三弦传给了十八个徒弟。二黄也有十八个徒弟,他们都会改编曲调。三个兄弟就把这种技艺传于后人,从而代代相承。

凄惨的故事衍生了一门名垂千古的民间艺术。

画像说书艺人

每逢书场,直面说书人,我便由衷道出:
佝偻的衣着,
掩不住内在的蒸腾。
崎岖的山路,
挡不住前行的步伐。
拙朴的三弦,
止不住对人生岁月的诉说。